

挖窮根

胡玉亭 羅守關



北京書店印行

根

窮

挖

(劇歌秧)

著合 耀守 關
亭玉 胡

行印店書北京

挖 寫 根

著作者 關守耀 胡玉亭

出版者 東北書店

總店 哈爾濱道里地段街
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
白城子 延吉 北安 通化 赤峰

經售者 各地東北書店支店
及東北書店分銷處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廠

每冊定價 二角六分

民國卅七年三月再版 2000 佳

寫在前面

「挖窮根」是搜集了許多發動羣衆中的零碎材料，故事湊合起來的。今年夏天脫稿，綠茵劇團排演出來，在沁縣出演過六次，沁源出演過六次，在沁縣圪塔村，頭一天黑夜演了挖窮根，第二天附近四個村羣衆，聯合鬧爭地主安功，把地主拖到街上講理時，大家說「不要亂啦，咱們照演戲那樣辦吧！」羣衆硬留住劇團不讓走，叫幫助他們算賬。在仁勝出演時，段村一個老漢，看見第一幕中地主奪了地拉了牛，傷心的一直哭；他穿著單衣服，晚飯也沒有吃，夜深了冷得發抖。好多人勸他回去，他不回，說：「凍餓一會兒算啥，我總要看完，還能讓地主白白的奪了地拉了牛？我不放心！」仁勝村堡上曹靜昇的祖父，典得曹石鎖的地，因抽地問題，受了好多冤屈剝削，村裏人曾三翻五次動員老漢，叫他算賬，老漢總挖不脫臉，並且不讓自己家裏的人參加。看了挖窮根以後，第二天一早就找工作隊要馬上算賬。他說：「我看了人家演的劇，實在忍不住了，戲上的那老漢，和我是一樣的；以前我就不敢和人家算，今天可非算不行。」沁源一區進行翻身大檢查時，好幾個村在鬧爭中，都是下苦心，把包庇隱瞞地主，向來給人家當狗腿的教育過來，動員他們說出地主的秘密，和羣衆一同參加鬧爭。大家說：「接受「挖窮根」上的經驗，史福金不是沒有苦，只要把他教育過來，也是一個很好的積極份子」。

總之，『挖窮根』在各地出演，都能和羣衆的實際鬭爭結合起來，或多或少的對發動羣衆起了作用。但是因爲我們自己對羣衆鬭爭的實際生活經驗太少，同時我們寫劇的經驗也很差，所以在劇情的結構上，場面的組織上，詞句的採用上，都還不免有許多缺點，雖然在徵求過觀衆和愛好戲劇諸同志的意見之後，作過兩次修改，可是最後羣衆解決思想上的顧慮和鬭爭場面，總還感到勉強，生硬，在這裏我們希望大家多多提供意見。

我們寫這劇的主要目的，是要暴露地主在羣衆運動中的陰謀破壞，描寫羣衆在運動過程中逐步解決思想上的各種障礙，以達到澈底覺悟，下決心破除情面，參加鬭爭。批評幹部包辦代替的舊作風，提倡走羣衆路線的新作風，劇的主要內容，是根據這個目的組織起來的，但有時也受舊個目的的限制，影響劇情本身的生動活潑，因之，我們覺得這個劇還不算成功，我們非常誠懇的歡迎諸位同志們，多加批評，使之能在大家努力下，得到改進。

另外這個劇是根據沁源的人情、風俗、習慣、語言，寫出來的，唱詞是沁源秧歌，各地如在語言、歌調上，或劇的結構上，感到有不適合的地方，可按當地實際情形，加以修改。

編者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

目錄

寫在前面

第一場	要服奪地	一
第二場	埋人坑	三
第三場	不成功	五
第四場	定奸計	七
第五場	發覺了	九
第六場	想開啦	十一
第七場	訴苦算總賬	十三

挖窮根

(秧歌劇)

時間 一九四六年二月至三月。

地點 老解放區邊沿區的某村。

形式 大出場設有簡單之佈景，但在劇情與演員動作上不可受到限制。

人物 衛滿富 (簡稱衛) 年五十八，貧苦佃農，性情固執思想落後。

衛銀旺 (簡稱旺) 年二十五，滿富之子，僱工，性情剛直暴燥積極份子。

冬梅 (簡稱梅) 二十，聰明伶俐，性溫柔，銀旺之妻。

楊銀光 (簡稱楊) 年四十七，地主，狡猾陰謀。

王氏 (簡稱王) 年四十五，銀光妻，性情刁猾分文不捨。

孫翠蘭 (簡稱蘭) 年二十四，地主之兒媳，腦筋靈活。

楊有光 (簡稱有) 年四十三，銀光弟(已分居)兇惡頑強，過去是惡霸。

霍拴來 (簡稱霍) 年三十一，地主的忠實走狗，特務，鬼計多端。

史福金 (簡稱史) 年三十，佃戶，思想落後，二流子。

李全生 (簡稱李) 年二十五，佃戶，性情沉着，頗有計劃，是一個積極份子。

張來喜 (簡稱張) 年三十四，僱戶，素性漫主見，隨風倒。

楊來全 (簡稱全) 年三十二，佃戶，地主家族，思想守舊，人性良善。

杜保則 (簡稱杜) 年五十三，貧苦農民，懦弱無能。

郭老婆 (簡稱郭) 年五十六，孤寡。

程進賢 (簡稱程) 年二十八，村農會主席，工作積極，但很粗陋作風不好。

王先娥 (簡稱先) 年二十九，史福金之妻。

羣衆甲 (簡稱甲)。

第一場 要賬奪地

人物 衛滿當、銀旺、冬梅、楊銀光、張來喜、霍拴來。

設置 銀旺家庭，正面一桌，兩椅，左面設一床。床上睡一小孩。

開場 音樂過門，冬梅上場，端着水盆在地下洒水，床上小孩哭，梅很快將盆放下，拿起手巾擦了擦手，坐在床邊，與小孩喂奶。

梅：(唱游河灣調。)過罷正月天，還是原照原。丈夫當傭工，翁翁租種田，我在家紡花織布常年不閑，生活真困難。(復板)出租子打利錢年年不斷，少吃又沒穿。

衛：(扛着一股轆還抱着幾根柴，自言自語上)受窮好過，不要叫累上饑荒，一步走錯，十步也攔不

上，人怕老來窮，穀怕秋後旱，年輕時候沒鬧上財產，臨老來就得受這熬煎。唉！越有越方便，越沒越難幹（將鐵頭和柴放在門口低頭進門）。銀旺還沒有回來？

梅：沒回來，撥公糧去啦，帶了五天的乾糧，今日就許回來啦。

衛：走了幾天啦，把我心焦得，這正月也過啦，叫他回來趕緊去楊先生家，把長工事兒約好，照顧家得週了，他再用上別人。（梅放下小孩做針線）

梅：今年還是與人家當僱工頂利錢吧？

衛：那邊用說，還不了他錢，就是過年後年吧，還不是與人家白動彈，你講告人家不和咱逼住馬上要租要錢，那就算體面極啦。

梅：這可甚時才能還了這筆賬啊，難道就與他白受一輩子？我看這人家就鬧得沒希望，一年不如一年，我看今年下來再要還不了饑荒，咱這人家非場了不可；你租種上人家的地，年紀大啦受不行，打下糧食，除了出租，年年是沒吃的。你兒又與他白受了苦，你想這人家叫怎鬧啊！

衛：唉！那該怎啊，沒辦法？糊塗活吧！活了一天沒一天，反正運氣不好，就再怎了也不算，我也實在愁得不想活啦。（父媳兩低頭哭）。

楊：（楊銀光上，唱撥瑟調）這二年鬧得人愁眉不展，跟上財產白天黑夜不得安然，公家日惡派負擔，——吃租放賬他還要減。

防時局大變化，想辦法要回我放出的賬，奪回土地我賣了他，何必每天擔驚受怕——（進門白）滿當哥你在做啥啊。

衛：快來吧！楊先生，坐下，（打了打椅子上的灰）你真希望。

梅：你快先坐下吧，來我與你端口水喝。

楊：自家人，不要麻煩。（梅下場）

衛：我剛說罷，叫孩支差回來，去和你合約合約，今年叫孩還是與你照舊動彈吧！

楊：我就是想來跟你談一談，今年我是不計劃用人啦！你緊迫一點，把我的錢還了吧！咱一家人，不說兩家話，現在這種年景，不說你是叫孩與我照舊，他還說是咱有辦法，尋人種地呀。實際說，你也知道，這二年公糧負擔，把我剝削了一空空的，租子利錢又不敢多吃，鬧得實在是沒辦法啦。

梅：（梅端水上）楊先生，你快喝水吧！天氣快晌午啦，來我與你做飯吧！

楊：不……不……不要麻煩，咱們談一談，我回去還有事呀。

衛：楊先生你不要心多，就當坐一會，媳婦子你就去做飯吧！（總下）來我告訴你：（唱調同上）現在家裏邊真困難，叫咱孩再與你受上一年，且不過是頂利錢，——再緩上我一年半。

楊：（接唱）揭上錢至今整四年，咱今天同你算一算，免得後來再麻煩，——便宜吃虧說到當面。（拿出賬來白）你與你老婆子吃藥帶埋單，共取了我八千塊錢，年前欠的租子折了四千塊錢，共是一萬二千塊錢，今年已經四年啦，原來借這錢，實在是可憐你沒辦法，要是旁人出上天大利錢，咱也是不放與他，年景不一樣啦，不怕孩與我照舊了二年，我也沒虧著你。就按五分利算吧！也頂不起來。不過都是自家人，什也不用說啦，你就與咱趕緊鬧錢吧！人我是不能再用了。

這兩天村公所又要糧又要款，實在是沒辦法，你就算幫助幫助我。

衛：（唱撥動調）楊先生待我真恩寬，可惜我現在就是沒錢，還得求你再緩限，——頂多不過一半年。

楊：（接唱）去年的公糧沒交清，這兩天催得不能行，愁得我沒法子弄——支差還得去催人。

現在的世道不一樣，衆人們都是賒實咱，擔驚又受怕，——折疊了我不開整。

去年租子二五減，放出賬又不敢多吃利錢，公家日惡派負擔，——諸處我感了困難。

咱的地叫他們種上，就連顆租子也多吃不上，他還說咱是資本家，——我準備一齊賣它個光。

你老哥種了我十畝地，開上錢我就賣與你，少出幾塊也可以，——比資本人總要便宜。

衛：（接唱）楊先生不要這樣談，短上你的我還鬧不起，那還有錢置莊田，——再一輩子也不算。

減租公家要實行，表面上咱們要執行法令，暗地還是對半分，——我總不能壞了良心。

楊：單是你這一顆租子，倒是扯旦，你看著辦吧，過兩天咱再說吧！反正房子你暫先住著，一下也不能趕出你的。地我一定賣呀，你就作準備，如果你要買不起的話，我就賣給旁人啦，你可日後不要後悔，今年春天你就不要再往地裏送錢啦，省得麻煩。

衛：那我可後悔甚吶，反正我沒米還能佔住你的園子，唉！不過是你要是把我種的這幾畝地賣了，那

我這一家人就算……（哭）

楊：這是年景把人趕成這啦，不能怨我，再者自古租地搞不住賣地，你知道吧！老哥，地是非賣不行，人我是不能用啦，你該怎辦怎辦吧！

現在就說成甚，也是還不了你的錢，現在就連吃的也沒啦，教怎鬧這成萬塊錢吶。

（霍拴來慌張上）

霍：楊先生你在這坐吶？我去尋你，住舍說你來了這啦。

衛：快坐下吧拴來，快吸烟，媳婦子，端將碗水來。

梅：（冬端水上）拴來哥，你快喝水吧。

（坐在床邊做針工）

楊：你在那來？莊上的租子是不是都結束回來啦？

霍：我今晌跑去跑了一趟，結束的差不多啦！你說還有王……（看了看衛和冬梅）回去再說吧！

楊：對！滿富哥，你當初借錢，咱們還同得拴來則。說得二年頭上全數還清，今年到第四年啦，你叫拴來說。

霍：這錢早就該還，這不過遇上楊先生啦，要是旁人是不是能緩到你現在吶？這樣寬恩厚義對待咱，再不說法還，簡直就沒人心啦。

楊：人總得掏良心吶，不要一做事就把後路塞住，你當初沒辦法，我與你救了急，顛倒我被公糧逼住，你倒不管啦。你以後就再不用人啦？老哥你瞧着辦吧！

衛：楊先生，你救了我的急，我總不能忘了，咱大家商量該怎辦怎辦吧。

霍：對啦！這不是話啦！不要把良心壞了，順情順理怎也好辦。我看楊先生他不能硬逼住你要錢。性口啦，東西啦，甚也可以。咱設法變弄，對付走成活路就對啦！

梅：好拴來哥呀！牲口並不是咱的呀。（唱十字腔調）牛是俺姐夫出錢買上，他叫俺養活上耕種莊稼，咱如果拿上牛頂了饑荒，俺姐夫知道了豈肯讓咱。

霞：（唱）咱今天想辦法走了活路，魏成家也不能和你難爲，你老哥做事情要有主意，從今後楊先生還可救你。

衛：（唱）拴來則你說話倒是不錯。這事情我一人不敢主張，銀旺則去支差不在家下，總還得和俺孩商量商量。

梅：（唱）魏成家照護咱嫌咱可憐，買上牛買上豬叫咱生產。咱今天做這事不顧情面，以後就凍餓死誰還管咱。

楊：（唱）人常說遇事情不要死碎，還錢時莫忘記當初借錢，我今天也不過是一時困難，以後你沒辦法再好週轉。

登：銀旺爹！你老哥說話，完全是爲你過日子打算。你還不了錢，銀旺就再受十年吧還不是白動彈？你們這樣緊迫緊迫把錢還了。一方面和楊先生情有情義有義，另一方面，銀旺出去再與別人家動彈上一年，還不賺他好幾千，又能買一好牛，這樣兩全其美。你們好好想一想。

梅：爸！不管長短，奈等兒回來，和他商量商量再說吧！

衛：可以，他今日就回來啦！咱明天再說吧。

楊：你這老哥，就連一點主意也沒啦，你還能發了財！當老子就連這一點事情也主不了。這莫說是件正事，就是總然抽了大煙，賭博輸了，他能把你怎的？沒一點鋼骨還行。

衛：就這樣吧！我就主了吧，你說，媳婦子？

梅：我不管，隨你得便吧！我看你怎見人家親戚的面呀！（扭了一下頭下場）

衛：咱不要答理她，她們一婆姨人，可知道甚，滿貴叔你計劃些什呀，咱一致作一作價吧！辦了倒了事啦。

衛：我就是得得親戚家一頭犍牛，還有口大豬，別的我甚也沒啦。你們照得作吧！

霍：（問楊）你看這價錢叫怎麼作呀？

楊：牛我倒是常見，就是這口豬我還沒仔細看，不過沒要緊，你看得估價吧？

霍：牛倒是可以，就是角鬍不好，現在的牲口，行情不大，（暗伸出五個指頭來示楊）頂多不過值五千五百元，唉，公道就是五千塊錢的樣子，豬作上一千五百元，你們看怎麼說。

楊：什麼五千五，五千，牛作上六千，你老哥也不是旁人，豬與你作兩千塊，還能叫你叫虧！

衛：作得不少，這就粘你得光啦！

霍：只要人跟人處交得好，就不能講究東西值不值啦。

楊：（唱平調）牛豬作了八千元，下欠四千怎麼辦？

衛：（接唱）至如今咱家下再無啥辦，還得你手高 寬限幾天。

楊：一定鬧不上的話，我也不能硬逼你。下欠四千塊錢如果我今年要搶種地的話，叫銀旺與我種一、種，跟你老哥就不能說什麼便宜吃虧啦。

衛：這我實在是承情不過啦，以後還得你多照顧呀！

楊：那是一定啦！我這不過臨時困難，年景還能常是這樣子？只盼得世事緩過來，還愁你發財呢。

衛：老實說楊先生怎沒辦法，也比咱強一百倍。咱們多會遇事吧，還不是拈你的光呢！

楊：滿富哥，來我跟你說句話。（背過覆揀來的樣子）我並不是真心奪得實地，我是實在負擔不起啦。咱把那帳租約，重換張死契，名譽上我是賣與你啦。你白種十幾年。後來八路軍走了，你倒還了我地啦。你可千萬不敢告與人說，你把租約先與我吧。

衛：楊先生我真是死也忘不了你。（將租約拿出來付與楊銀光）

楊：（展開看了一下）對，咱去我家裏辦吧！拴來，咱就拉上半走吧，滿富哥，還得你與我送一送豬

衛：你們倒走咱，來我與你送豬。（拉了一條繩子）楊先生咱可是回去就辦吧？

楊：對！對！（全下場，後台豬吼聲，趕牛聲）

梅：（山下場門到上場門看了一下，氣得大聲叫喚，拍脚打臉坐在床上放聲大哭）好爺呀！這算完啦！這可教怎過呀！

旺：（扛着扁擔上唱四保住主調）這次去把公糧磨，一直走了兩三天，公糧送到同蒲線，今天才算轉回還。

低頭我把門來進，觀見我妻慟哭聲，走上前來一聲問，你又和誰把氣生？

梅：（連說帶哭）你才回來，我與你先滾口水喝吧？

旺：不用滾，我不喝，你因為什麼哭呀，跟誰生氣來？

梅：我敢跟誰生氣呀，唉！以後我看你日子怎麼過呀！

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梅：（唱詞同上）丈夫你不知道，聽我仔細把你告，楊先生他把錢來要，馬上就教與他開。

旺：他來要錢怎麼來？

梅：（唱）爸爸與他說好話，楊先生他不讓，牛豬一齊都趕上，還沒有清了賬。

旺：那牛豬並不是咱的，頂了饑荒怎麼辦呀，你們就不知道！

梅：（唱）咱爸爸在沒主張，他拿鬼話欺哄他，我再三叫等你回來商量，都不聽我的話。

旺：啊呀！這狗日楊銀光真惡極啦，我不在愚弄住老人趕我的牲口呀，來我去尋狗日的！（正欲下，

衛滿富氣得拍胸揚手的上，銀旺與冬梅同驚視）

衛：啊呀！可不能活啦！當天白日就想出眼淚活埋人呀！真可惡。

旺：你在那來，你是怎麼教他把牲口趕走來？

衛：孩！不能提啦！趕了牲口還不说，他把地也奪啦，該怎死怎死吧，反正我是受他的圈套啦！

旺：他狗日倒說得好聽，就是我這條命非和他開一個樣子不行，反正是不能活啦，來我去尋這狗日

的！

衛：（衛上前很快抱住銀旺）你不要去尋他，事情都是我幹的，你要打把我打一頓吧！租約是我與他的，牛也是我送的。

梅：（拖銀旺）咱爸爸不叫你去的話，你就不要去啦。已經鬧成這啦。咱該怎辦怎辦吧！（將父拉

起，銀旺蹲在地上抱頭痛哭。）

張：（張來喜拿小鏡繖上，唱同上調），俺舅舅他來了，街上我把麵找，忽聽這院鬧吵吵，來我瞧一瞧。（進門白）你們這是因為甚生氣？

衛：唉！孩，我這是啼哭告狀啊，有苦難言，反正是不教人活啦！

張：銀旺你又頂架你爸來吧。你這人才不粘賢啊。

梅：來喜哥，你不知道！（唱苦伶仃調）。來喜哥你不知道，俺得這人家是不能鬧，短上他楊先生的錢荒無法交，牛豬齊趕了。

旺：（唱）送了公糧我將回來想不到住舍就鬧成這。楊銀光狗目的真是厲害，奪了地他要賣。

衛：（接唱）楊銀光做事太心短。鬼說鬼道他要手腕，奪了地還不敢對人言，害得我好可憐！

張：去年公家減租他就說過，不能隨便奪佃戶的地。就按以前說吧，也是春不奪地，你怎麼讓他奪了

衛：反正是我上了人家的當啦！今日來鬼說鬼道的把我的牛趕了，租約要走，應許我……結果反了臉，此也不承認啦！他還說我不拴整，我壞了心啦？孩，你說這叫我怎活啊？（哭）

張：楊先生家弟兄們，實在是惡極啦，銀旺，這事情你就不敢報告到村公所，或者農會，和他鬧一鬧？

衛：俺孩可不敢瞎放風，誰能惹得起人家啊！不要鬧鬼子也打不住，惹出狼來。這可不是要的。旺：我在路上聽見他說，各村佃戶都鬧得和地主算賬啊。可也不詳細人家是怎樣一回事。怎麼咱村就